漢書疏證

漢書蹤證卷九

天文志第六

晉書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　史通曰班固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　鄭樵通志曰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叢雜難舉　困學紀聞曰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愚按志言五星變星皆仍

天官書之舊餘皆據甘石星經漢元年以後則其自撰也然與五行志無别

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

齊名南曰按星名及數後人遞有加增張衡靈憲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是星之名加增於漢志两倍也晋志曰陳卓摠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里以為定紀葢比漢志為增比靈憲

為減而隋志較晉名數尤為詳備大約古人占其大故簡而該後人分析愈多占亦愈密然其術則不如古人遠矣

日月薄蝕

愚按天文志孟康引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黄曰薄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二說自相違

暈遺背穴抱珥虹蜺

晉書天文志曰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為珥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青赤氣如月初生

背日者為背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
名為暈日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齊名南曰按晉志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藩七
東藩八而史記漢書作十二星是漢時尚指
東六星西六星為垣也太微垣晉志南藩中
二星閶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左
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
東藩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第二曰次相
第三曰次將第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藩

四星南第一曰上將其北第二曰次將第三曰次相第四曰上相亦曰四輔明是十星為垣左五右五而史記漢書皆曰衞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法云云是漢時尚指十二星為垣并數星之法與晉志亦不同矣天市垣晉志垣有二十十二星在房心東北而史記漢書皆曰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以河鼓旁之左旗右旗各九星解之非也漢時祇言垣之一面耳至於垣中星名後人十倍於古猶夫大地山川有常而古今郡縣建置名

號不同疆界亦異也
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
刊誤補遺曰按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
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則淮南書所謂太
陰天一其說蓋本於志所載陰德天一之星
也然淮南不名天一為太歲又自以咸池名
之其行度與天一同爾相違天一左行十二
次每歲一移終而復始寅年在析木卯年在
大火咸池右行十二次凡一歲間三歷四仲

之月寅月在酉卯月在子丑月在午子月在
卯此其所以異也洪丞相隸釋云咸池經星
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其神爾仁傑於天
一亦云

後十七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
愚按史記天官書云後六星晉書天文志同
此云十七疑誤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齊名南曰按史記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此

不同晉志四曰司祿司中五曰司命司怪六曰司寇又與史漢不同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是司命為文昌司中為三台矣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是文昌與三台俱有司中司命之名矣賈疏兩引星傳以釋其義至言文昌六星又引星傳云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是其本次然則史記次序不可易也

天市中星衆者實

天官星上有中六星曰市樓六字不可削

左角理右角將

齊名南曰按此二十八宿之角晉志云角二星爲二闗黄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是也以其爲蒼龍之首亦曰龍角與大角一星在左右攝提間者不同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是角宿二星者也秦始始時星𦍑大角是攝提間一大星直北斗之杓者也

亢為宗廟

天官書云亢為疏廟索隱曰文耀鉤為疏廟宋均以為疏外也廟或為朝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

刊誤補遺曰按蒼龍捴東方七宿言之朱鳥元武亦各捴其方七宿而言至咸池則別一星名自在一十八宿之外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也此豈所以捴西方七宿者哉今以咸池與蒼龍朱鳥元武並稱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

駁也　又曰志載西宮咸池隸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洪公援志文證其為胃昴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為名按古者謂朞為歲取歲星行一舍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昴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按左傳襄公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自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

爾　齊召南曰以文勢推之應曰西宮白虎咸池史記偶脫二字漢書遂仍之爾　又曰按蒼龍朱鳥白虎元武者四方方各七宿之總名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則四神之正位居卯午酉子以統其一方史記曰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宮生位是其說也或疑東與北各舉其中二宿南與西不舉柳星昴畢柳星昴畢不可以言南宮西宮也太微為天子正朝向明以臨萬國是南宮也咸池即五車五星分掌五行是西宮也

又按史記漢書所云咸池五潢即晉志五車
晉志所云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
池者乃後人於五車五大星中三柱九星外
又指微星可見者別爲名目非史記漢書所
目爲西宮之咸池五潢也當辨
参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
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齊名南曰按古人以大火爲大辰春秋昭公
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杜註引爾雅曰大辰
房心尾是也而北辰與參伐亦爲大辰見公

羊傳是以晉志言參一曰大辰參與火相對不並見故曰參商火中寒暑乃退所以紀夏與冬之極參中春秋伊始所以紀生與成之初宜並稱大辰也史記于二十八宿皆不言其星數（如角不言二星亢不言四星氐不言四星房不言四星心不言三星尾不言九星箕不言四星他皆不言其數）獨詳於參蓋其為體中三大星直畫三小星其外四角有四大星共合十星以為參而又有觜觿三小星倚於肩上別為一宿不得不詳晰也但古人亦有名參為三星者詩云三星在天毛傳曰參也鄭箋

曰心也王肅非鄭是毛然則指其中三不數左右肩股之四與伐之三矣又周禮熊旂六斿以象伐鄭注云伐屬白虎與參連體而六星則是鄭亦以參本爲三星也者蓋參伐分言則異名合言實一宿此晉志所以直言參十星也

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

觜名南曰按史記此下脫東壁一宿漢書仍而不加蓋其踈也

左

左星右右將

劉敞曰左左星星蓋將字

歲星曰東方

晋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　刊誤補遺曰按淮南書論太陰在四仲四鈞與晋說同則大陰即太歲矣天官書攝提之歲歲陰左行在寅則歲陰亦太歲也淮南書又為太陰或曰青龍或曰天一則青龍天一亦太歲也凡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書所謂太陰青龍天一皆太歲之異名而天一人謂之陰德其名之不一

如此

齊召南曰按漢書於經星全作天官於緯星但依天官之半凡行度順逆出入遲速之大凡刪而不載以既載律歷志中不重見也辰星與太白遠近一節移入太白條下以條行兵從其類也五星合聚總載於後亦從其類也然其中亦有刪削天官本文遂失其精義所在者如天官於每星之首各標一語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察剛氣以處熒惑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察日行以處太白

之位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此皆片言居要精與此六經漢志刪去以從中外星官直起之例失其意矣又如歲星贏縮之下天官即言在十二次及失次之應漢志移於五星之後以例四星贏縮夫歲星之贏縮則安可以例四星乎哉紀歷者謂年為歲取歲星之義也日一晝夜行天一度故一晝夜曰日月率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而與日會故三十日及二十九日曰月歲星率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行三十度而過一次故十二月曰歲

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相應者也是
以古人測歲與測日月等占驗家惟識歲之
所在以判吉凶左傳所載是也以其爲木之
精也亦曰蒼龍以其行度始於牽牛十二年
一周而復始也故名斗牛之次曰星紀夫歲
星之贏縮安可以例四星乎哉

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

宋祁曰三年當作五年

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

宋祁曰亡因疑作亡國　愚按此本天官書

文前云國半亡此云地太半亡因字屬下讀國絶祀則與亡矣

辰星

齊召南曰按古人亦單名星國語武王伐殷星在天黿是也天黿即元枵之次以水星居水位故不別言某星也

觜觿參益州（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未詳）

齊召南曰據正義云星經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知天官書用星經而漢志仍之者也按參爲晉分野左傳子產言帝遷實沈於大夏

主參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及成王滅唐封太叔故參為晉星之地理志亦引其說而自言其疆界所至曰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然則實沈之次於禹貢為冀州兼及豫州之地於春秋為晉國於戰國為於漢十三部州則司隸之河東河內兩郡兼河南郡數縣

及豫州刺史所部之穎川汝南數縣而已不聞古有稱晉魏地為益州者也夫益州之名始於武帝改古梁州而名者也所部八郡曰漢中曰廣漢曰犍為曰越嶲曰益州曰牂柯曰巴郡曰蜀郡地與河東河內遠不相及何得以實沈之次為分野乎且地理志又明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

越嶲益州皆宜屬焉是益州八郡皆同以鶉首之次東井輿鬼為分星從地理志則天文志明屬升訛乃晉志所引費直蔡邕及魏陳卓所列分野度數皆謂自畢至井為實沈魏之分野屬益州且謂廣漢越嶲為觜蜀漢中益州犍為牂柯為參並與天文志若合一轍夫魏地何以為益州既曰益州復何以當冀州晉國之分野此亦千古不可解之疑也日知錄但言河以南如汝南潁川不可為魏至於以益州當晉分野則未及辨也

一

日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已韓庚秦

辛酉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
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
代
吳縣徐葆光曰此本淮南子
失次杓
齊名南曰失次杓註家無解或疑即斗杓之
杓非也按杓者指也杓即歲星所次之對宮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
鄭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杜預註云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在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
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此
對宮之說也歲星失次不唯占所去所入之
地并占對宮史記詳言之如歲在斗牽牛其
失次有應見柳柳即斗牛對宮之杓也次無
定所杓亦無定位故歲在室壁則杓在軫在
奎婁則杓在亢在胃昴畢則杓在房在觜觽
則杓在箕在東井輿鬼則杓在牽牛在柳七
星張則杓在危在翼軫則杓在東壁在角亢
則杓在婁在氐心房則杓在昴在尾箕則杓

在參漢書但曰失在杓者文也或言或不言
互文也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
天官書作本曰火
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天官書作大害
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
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宋中興天文志曰王奕按渾天說黃道九道
厯初本無是因日行而彊名之日行曰黃道

者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日道居中月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月行青朱白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是故月道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行黃道之外曰陽歷北為內南為外然漢志謂黃道北至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晋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南至斗北至井唐志又云黃道春分與赤道交於奎秋分交與軫南至斗北至井與

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半今古不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為之名日之行也每歲必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也

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沈括夢溪筆談曰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

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其位而已

然用之一夬房中道

宋祁日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日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為允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

愚按戰疑作獻

西北戎叔為孟康曰戎叔胡豆也
刊誤補遺曰按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
戎叔也疏謂管子以戎為豆范氏云據彼傳
及注意似不以戎為豆劉原父云齊伐山戎
乃取其豆歟疑穀梁解此戎者即北胡也北
字類卝胡字類叔傳寫訛謬又并為一字耳
然戎叔自后稷時有之非始於齊侯詩曰蓺
之荏菽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郭璞樊光舍
人李巡皆云胡豆孫炎云大豆也詩正義謂
璞等以戎是胡名故以為胡豆即如郭言齊

歲始布淇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絶乎禮有
戎車不可謂之胡車乎然則戎叔當謂大豆
孟說非也

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劉歆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
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
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
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
宋祁曰翼下當添軫字

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

或曰即痾謝君男故避其時

劉奉世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痾何也或說未曉

東郡莊平男子侯毋辟

劉敞曰莊乃茌

南方有大四五圍

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字或色字脫也

五行志第七

史通曰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拆隕霜雨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螽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

楚来聘皆持此恒事應彼皆徵旻穹垂譎厥
罰安在採賾索隱其可略諸直史之記載難
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
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
語録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
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
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
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
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茍有變而必知其
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

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胷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擬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那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鶩著素色負蠜匪中國之蟲鸜鵒為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

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两存厥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　又曰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灾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狥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

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

未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弭多徒有觧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又曰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其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鳥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准者也　又曰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鄰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

然或卜假史逆盛言其必應盖於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壞隔至漢代儒者漢仲舒劉向之徒始别構異聞輔申它說以兹後學陵彼先賢盖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嫂諱者也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唐書五行志序曰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

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其子為周武王陳
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别其說為
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為不相附說而向為
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
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
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害失
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
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蘇洵曰五行
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
節五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

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之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向之感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爲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

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由引皇極以足之劉向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極弱皇極非五事四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皆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五行

傳云皇之不極咎眊厥罰常陰及此其攝聖人之言以就周謬況眊與蒙無義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惟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鮮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

其說以為貌失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正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夠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

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耳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如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于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矣

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𨑒錫禹大

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孔頴達尚書疏曰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　又曰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

相類諸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

木者火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何休公羊學曰木者火陽幼君大臣之象

公羊傳曰大災疫也

啖助春秋曰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

愚按志既改公羊大瘠為疫而李奇注以為疫殺其民人經明言火不炎上上言 御廪災下言西宮災皆以

災為天火奚獨此條屬之大疫其不類明矣

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愚按西宮之解諸儒互異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孔氏禮記疏曰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

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

愚按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范氏穀梁集解云成周東周今之洛陽為公羊者生於周末不應有洛陽之名師古讀經不審合兩說為一不亦慎乎

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

宋祁曰咮卯本作啄

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

劉向列女傳曰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旣嫁於共公七年共公卒伯姬寡三

十四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愚按據此則前云如宋五年者蓋七年之誤而三十餘年者則三十有四年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

史通曰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誘取媿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

千里何其闊哉　劉敞曰予按昭九年夏徵
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
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
事不因其官館者略之也八月十月壬午楚師
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史通曰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
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
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国故仍取陳號不假楚
名獨不見鄭禆竈之說斯灾也曰五年陳將
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

後若顓頊之墟宛邱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陳

水屬也火水妃也

杜預左傳集解曰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之妃　孔穎達春秋疏曰陳是舜後舜為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為水屬者蓋禪竈知陳將欲復興須取水為占驗假此以為言耳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德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

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也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春秋疏曰楚卒城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逾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在鶉大而滅故裨竈舉大略而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太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

亦有五星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大也歲
星天之責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
歲星之助火所盛而水則衰

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宋祁曰鐵鐵疑作錢錢

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
宋祁曰作錢錢不下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史通曰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
直記其帝號謚耳至于佗代則云某書某國

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别書漢莽之事耳代已隔去魯尤踈洎手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

劉敞曰冰音凝

天水冀南山大石鳴

水經注曰朱圉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

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宋祁曰穀當作菽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

盛故二國俱水

史通曰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數演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南陽淯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淯漢水之上也

水經注曰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淯水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淯蓋與淯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

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

愚按顏說非也此該春秋以下諸所記耳下文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云云史記魯世家並不載其說可証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

史通曰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

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滕杜不移守株何甚

獻子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古曰周放火田而見燒殺也

刊誤補遺曰按志所載田於大陸焚而死國語文也內傳亦載此事云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觀此則非因獵被焚而卒禮季春出火為焚也註謂焚者焚萊志本指言舒以諸

侯之臣而代天子大夫涖政是謂亂之不恭
故不旋踵而卒大義不過如此

既已發也

劉敞曰也字衍

用其衆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欲表其衆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
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

史通曰案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
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

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鄭公子士洩及堵俞彌帥師伐滑愚按鄭公子士一人洩堵俞彌一人師古下及字誤

成帝鴻嘉永始之閒好為微行 至為庶人之事

子

史通曰己下弗云成帝悛與沵悛谷永言泐

與不劾諫詞雖具諸事關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史通曰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上子伯廖語欲爲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邪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

錯相併也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智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史通曰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爲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邸明之說有湜有誹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

編古誥討事不終也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 王將安用之

史通曰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

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

端不副徵驗也

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

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

史通曰又曰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

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人蒐于

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

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青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至有炕陽之應

史通曰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巳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遠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

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
其若是也
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
宋祁曰朱子文云者字宜去
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是也
劉敞曰平陽當作平陰
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
史通曰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大
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

也以魯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譎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

史通曰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號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

專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僞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謂入鄆取邿也邿音詩

劉敞曰劉向自用穀梁說耳顏以左氏詰之非也

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史通曰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

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説下去無氷凡
有三載
武帝元狩六年久亡氷 至天下咸喜
史通曰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
惕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氷尋其解
春秋之無氷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諸侯不
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
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
元狩六年冬亡氷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
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

又閔卯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資
與之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
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
善技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
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勘
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灾便謂與昔又
同罪矛盾自已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
鞋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
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

出其説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

容齋三筆曰按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與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　愚按即云謬在劉向不在伏生也

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

劉奉世曰死於丹徒者吳王濞耳何説誤

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　至劉向以為時

則史災赤青之明應也

史通曰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

符蒲洮渺華沅奔晉在成十五年恭諸棄援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爲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至行專壹之政云史通曰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云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出科言大雪與雹緣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

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
此所謂科條不愆尋繹難知者也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至後二年殺公子赤
立宣公
史通曰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
代輒謂僖公暮年年世懸殊言何倒錯劉
敞曰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自僖公末年至
文公卒凡二十三年今言二年誤也
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負蠜也
爾雅疏曰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注多

作負蠜者以此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
王樵春秋日記曰爾雅蜚蠦肥郭璞注蜚
即負盤臭虫劉歆以為負蠜江休復雜志唐
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本則
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書有
謂之多可也
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
宋祁曰也庶二字當刪　愚按與前一例二
字不當刪
庶徵之常劉向以為春秋與其應釐公十六年

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
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鷁高蜚而逆之則退
史通曰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旣
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枝鄭
車債濟風之爲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
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
述而覽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烏相育
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
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
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旰訟莊職

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
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則區霿無識

荀子非十二子篇世俗之溝猶瞀儒楊倞注
曰瞀儒暗也　五行志作區霿與此義同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
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
鼠舞不休夜死黃祥也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敗
死亡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
情厥妖鼠舞門

愚按此條見貌之不恭章前以為近黃祥其實貌為青祥此存則前應削又前云使吏以酒脯祠鼠今云使夫人自相悖也

嚴公十八年秋有蜮 至 厥咎國生蜮

孔穎達春秋疏曰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

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至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史通曰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　至　近馬禍也

史通曰左傳云宋人逐猳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地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

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

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繇如季氏之逆也由闘鷄而傳介衛侯之敗也用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鴈鄭殺萌于解黿却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魚揉左氏遺逸甚多也

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

日知錄曰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君為四國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收養

史通曰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挾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准至在孕甫爾遽發嗁聲者亦因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將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

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
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
知獲嘿無說也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
王因是而篡國
史通曰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
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
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
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
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司馬門而上殿亦由

從司馮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
書為略已甚此所謂解釋維讖義理非精也

鄭獲魯隱

日知錄曰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為太
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為之解
容齋三筆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
隱為公子時耳左氏記之甚明

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師古曰伯讀曰霸正者長師之稱
愚按王制釋伯與正則伯宜讀如字

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晉書律歷志曰姜岌曰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

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

京房易傳以為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

史通曰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久歷文成繆三王方至于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王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

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師古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也

文通曰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至不得舉手

文通曰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

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以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云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權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董劉之

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他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

史通曰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後㦤洞愆授職叫則生殺在己

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我馳三駕以推
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
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
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周昭之失漸至陵夷
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輙持彼後
事用誣先代者乎

日
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

史通曰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
日蝕復有七爲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
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

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録弗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齊召南曰按紀是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為頻月日食志書其一而失其一也頻月日食之見於前者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後則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紀與志俱明載也杜預註左傳

以長歷推筭謂頻月日食古自有之孔穎達疏則謂理必不然且謂篆隸簡縑多歷世代轉寫誤失本真先儒莫能改易是亦非通論矣高紀文紀豈亦轉寫之失其本真歟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史通曰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至此其效也

史通曰彗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

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踈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亂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它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猶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恕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

衰減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覩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国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晋時與魯史相鄰故輊引灾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